

<<爱的变奏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爱的变奏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648230

10位ISBN编号：7530648233

出版时间：2008-3

出版时间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叶辛

页数：31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爱的变奏>>

内容概要

这部书是作者继《蹉跎岁月》之后，奉献给广大青年朋友的又一长篇新作。

上海知识青年矫楠与宗玉苏从初恋到成婚终至离异，波澜起伏，饱经忧患。

本书以这一爱情悲剧为主线，展现出一代青年艰难坎坷的生活历程和复杂深挚的内心世界。

动乱年代，给他们带来的是痛苦和失落、困惑和愧悔；从山乡返回大城市，又面临种种新的严峻的人生课题，急待思考的抉择。

但是，他们毕竟没有向多舛的命运低首。

这部书文字晓畅而清丽，布局新巧，时空变换有致，充溢着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读来会饶有兴味，并从中获得多方面的启示。

<<爱的变奏>>

作者简介

叶辛（1949～），1969年赴贵州山乡插队10年，后在贵州省作协工作近11年，其间担任省作协副主席、《山花》杂志主编。

1990年回到上海。

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上海作协副主席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、上海市人大常委、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

1977年发表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家教》、《孽债》、《三年五载》、《华都》、《缠溪之恋》等。

另有“叶辛代表作系列”3卷本；《当代名家精品》6卷本；《叶辛文集》10卷本；《叶辛知青作品总集》7卷本；“叶辛新世纪文萃”3卷本等。

短篇小说《塌方》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；长篇小说《孽债》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；由本人根据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、《家教》、《孽债》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分别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。

<<爱的变奏>>

书籍目录

总序：永在流动的青春河第一章 初恋的微澜第二章 爱情的波涛第三章 燃烧的野火第四章 飘散的灰烬后记附录 创作谈三篇1.谈怎样结构长篇小说2.长篇小说之我见3.关于长篇小说主题的思考

<<爱的变奏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初恋的微澜 小引 这一切是怎么逗起的呀？

他为啥要磨刀，为啥要去砍她那一刀，为什么？

弄堂里传来孩子们嬉戏玩耍的笑声，弄堂口在叫卖盐水海蟹，过街楼下酷暑的大太阳照不到的阴影地，一帮退休老工人在兴致勃勃打扑克。

还没到下班时间，姐姐矫静、弟弟矫光、妹妹矫冰都还没有回家。

退休后天天领着小玉的妈妈到里弄里开会去了，爸爸想必还在米店账台后一丝不苟算着他不许出点差错的账吧。

他却在磨刀。

这些天他天天在磨刀，长久未用的磨刀石已被他磨得刷光滴滑，那雪亮的刀刃、锋利的刀尖，在上海夏天午后的太阳光里，闪闪烁烁放着银亮的光。

他还在阳台的一角磨着刀。

刀太快了，他不磨也行。

但他不磨就找不到事做，他用手心掬起水，刀刃不时去水中蘸一蘸，然后聚精会神地磨着刀。

他那充沛的精力，他那一肚子无处发泄的积怨和怒火，非得靠一刻不停息的动作抑制着。

他的脸上由于这种克制呈现一股峻厉的、甚至是凶狠的神色。

这阳台，是他当年正处发育阶段经常炼身体的地方。

那些年里，他举杠铃、练哑铃，把身体炼得粗壮结实，生气勃勃。

他绝没想到多少年之后好不容易得到个归宿，在外晃荡了一大圈回来了，却会在阳台上背着人磨刀。

阳台一侧的墙壁上，纵横交错地划下了数不清的刀痕，每一道刀痕都清晰可辨，一刀是一刀，刀刀着力都均匀准确。

这是他为了稳准狠地划破她的脸苦练的痕迹。

他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，他不要伤她性命，不想使她伤筋动骨，他只要破她的相。

他又一次掬起水来，滴在刀刃上，“嚓嚓嚓嚓”使劲地磨着手中的刀。

他磨着、磨着，脸上的神情由凶狠峻厉渐渐变得陷入沉思，深深的刻骨铭心般的沉思……是呵，他为什么要去砍她那一刀呢，这种报复的欲望为啥如此强烈得不可抑制，为啥弄得他吃饭不香、睡眠不宁呢？

他同她不是夫妇吗，他同她不是早在少年时期就相识了吗，他不是还在初中毕业之前就爱上她了吗？

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…… 绰号“死猫儿”的沈老师开始训话的时候，矫楠一点儿也没把他当回事儿。

老规矩了，周会课班主任训话时，你只要不吭气儿，不做小动作，不东张西望，沈老师绝不会找你的茬儿。

他只顾着集中自己的思路，滔滔不绝地、引经据典地将那些富有哲理的、充满诗意的、热情的话流畅地说出来，煽起同学们心头的那股易于激动的情绪，从而使得全班同学更加崇拜他，更加爱他，他便算达到了目的。

下课后，当教室里响起一片啧啧的赞叹、佩服的声音时，沈老师白皙得无一丝光泽的脸上，就会浮起几缕淡淡的笑意。

瞅着沈老师那一对无神的小眼睛茫然地俯视着全班同学，矫楠在想着沈老师的绰号“死猫儿”的来历。

沈老师挺得笔直的身板，高高昂起的脑袋，有力地挥舞着的臂膀，都极难同“死猫儿”的形象联系起来。

都只因为沈老师那双小小的总像在打瞌睡的眯细眼睛，同学们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。

那是初二时，英语课本讲到美国一个黑人居住的小城镇，同学们头一次接触到一个新的英语单词

：small。

也不知哪个缺德鬼，在念这个生词时，念得抑扬顿挫，变了音调，激起全班男女同学的哄堂大笑。

<<爱的变奏>>

笑声像能传染似的，高高低低、粗粗细细，粗哑的、尖细的，放肆的、羞涩的，足足在教室里回荡了三四分钟。

随着阵阵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，又一股恍然大悟般的笑的声浪震荡着整个教室，继而逐渐平息下来。

从那以后，班主任沈老师在好些同学的嘴里，就有了这么一个雅号：死猫儿。

中学生都是机灵鬼，再迟钝的女生，也都晓得small指的是什么。

大约除了沈老师本人不知道之外，在明光中学的初三（7）班，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。

想到这儿，矫楠的嘴角不由显出了一丝笑纹，一双眼睛里，也同时闪烁出带点儿调皮的光芒。

他不由朝沈老师那张白皙的脸瞅了一眼。

沈老师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训导学生，他真可算得是靠耍嘴皮子吃饭的了。

一节课，整整五十分钟，他就能找出那么多的话来讲，且一句是一句，一句不重复一句，一句连一句，连得那么通顺自然，字正腔圆，意思明晰，逗起同学们的兴趣，听得那么津津有味。

怪不得其他班级的老师，还要请沈老师去代上周会课，甚至请他代政治课呢。

他真会讲。

沈老师今天的脸色比往常还要严峻，还要冷漠无情，两片薄薄的嘴唇一掀一掀，陡地提高了嗓门：

“……什么是爱情？”

爱情是个神圣的字眼。

古往今来，多少志士仁人，讴歌过爱情，赞颂过爱情，甚而至于为爱情捐躯。

如此崇高的感情，岂容人随意地亵渎，岂容人像摘桃子似的偷取。

伟大的莎士比亚是这样颂扬爱情的，请听……” 莎士比亚为爱情唱了哪些赞歌，矫楠无暇去细听了。

一阵隐隐的不安袭上了他的心头，他不知道沈老师在此时此刻的周会课上，为啥要提起“爱情”这个话题。

难道爱情也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作为演讲的内容，作为训导学生的话题吗？

在矫楠的心目中，爱情，那是歌，那是诗，那是言不能传的心声，是……是不可抑制的奔泻的激情，是……不过，“死猫儿”当着全班五十六个同学演讲这一题目，绝不是为了显示他在这方面的博学，更不是为了炫耀他能背诵伟人们的诗句，他必然是有所指的。

矫楠的神经末梢似被触动了，心也随之悠悠地提了起来。

他再没方才那股若无其事的情致了。

沈老师的每一句话，都像针似的扎进他的耳膜：“……可我们有些学生呢，小小年纪，正值求知的黄金时代，却不思钻研学问，做起什么桃花梦来了。

我们三（7）班，有没有这样的学生呢？”

“喂！”

沈老师的话音戛然而止，教室里鸦雀无声。

这不是平时那种无动于衷的静寂，而是一种蕴含着不安的紧张的静寂。

矫楠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，他木然凝坐着，两眼平视地望着讲台上那个粉笔盒。

他的心直怦怦地骤跳，目不敢旁移斜视，他只觉得全班同学的目光都朝他扫了过来，有的惊讶，有的好奇，有的鄙视，有的讥诮，他的全身在起鸡皮疙瘩，他的脸仿佛在承受压力，他真希望这会儿黑夜降临，不，他更希望这时候发生地震，他觉得喉咙里发涩，呼吸局促起来，哦，一分钟简直就有一个世纪那么长。

矫楠头皮发麻，耳管里嗡嗡发响，好像全班同学都在嚶嚶低语，又似乎有人在悄声议论。

定神细听，啥声音都听不到了。

“郁强！”

“沈老师的嗓门提高了一声喊，颇有威仪。”

“到。”

“郁强平时那雄浑的男性声音闷沉地应着。”

“你说！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<<爱的变奏>>

” “你心头清楚。

” “沈老师，我不晓得……” “不要狡辩，不要替自己掩饰，所有的材料，我们都掌握了。

” “沈老师……” “说吧。

” “我……” “你做得出来，也说得出来。

讲吧！

” “呃……我……我真的不晓得……” “那么我问你，你写过信吗？”

” “信？”

写过。

” “写的什么信？”

” “信……信……” “不要吞吞吐吐、支支吾吾的，有勇气做，就没勇气承认吗？”

我提示你一句，准确地讲，你写的是‘情书’……” 教室里掠过了一阵轻风，“情书”这个带刺激性的词，一下子逗起了同学们的好奇心，矫楠听到了几声低语：“哈，郁强写情书！”

” “他写给谁？”

” “总是女生吧。”

” “这家伙胆子大……” “这下他要臭了！”

” “男高音，我就晓得他满身骚气，不动好脑筋。”

” 借着教室里掀起的这一番喧哗，矫楠仗胆仰起了脸，瞥了沈老师一眼。

沈老师白皙得无甚光泽的脸变得冷漠无情，一双小小的眼睛咄咄逼人地盯着郁强座位那边。真没想到，沈老师平时那对无神的眼睛会变得如此炯利，如此光亮。

“说啊！”

” 沈老师的两眼似在欣赏铁笼子里的猎物，“你的情书是与给谁的？”

” 矫楠转脸朝后面望去，郁强高高的个头矮了一截，宽宽的双肩也缩做一团，平时昂得老高的脑袋，这会儿耷拉下来，低垂在胸前。

“说啊，不要耽误全班同学的时间！”

” 沈老师又紧盯着逼了一句。

矫楠不忍瞅郁强的狼狈相，收回了目光。

心头却在不住地打鼓，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，下一个就该是我站在大家面前了，下一个……他忐忑不宁地凝坐着，惶惶地等待沈老师的一声喝。

一阵事先绝没料到的哀嚎陡地在教室里传开来，男女学生的目光全朝哭声响起的座位上望去。

越剧演员的女儿余云趴在课桌上，一头乌发覆盖着她的脸，嘶声哭着。

由于拼命抑制自己按捺不住的哭泣，她的双肩、后背都在耸动。

不用说，男高音郁强的情书，必然是写给她的了。

教室里再次响起了一阵骚动。

矫楠的眼角溜了余云一眼，心头忿忿地说，哭啥，哭也来不及了，人家写信给你，你为啥要交给老师？”

这下好，郁强臭了，你也臭。

你想保住自己的面子，结果……兔死狐悲，矫楠联想到自己，比起余云来，宗玉苏更会把这种事儿公之于众。

平时，她不是比余云更清高、更孤傲、更有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矜持嘛。

早知结局会是这个样，就是吞吃了豹子胆，矫楠也不敢给宗玉苏写那么一封信的，绝不写的。

“你真让人失望，彻底地失望！”

” 沈老师的嗓门陡然提高了八度，盖没了余云的啜泣，盖没了同学们的窃窃私议，“也不想想，小小年纪，该不该写这样下流的信！”

也不想想，老师和家长对你寄以多大的期望，盼着你争光！”

也不想想，你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，就是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，你的家庭会让你娶这种人吗？”

“喂！”

真是自暴自弃，十足的没出息，坍老师的台，坍家长的台，也坍学校的台！”

<<爱的变奏>>

好嘛，学校变成情场了，一边暗送秋波，一边书写情书。

郁强，你不愧是名门望族出身，聪明绝顶，专门给戏子的女儿、风流姑娘写情书。

余云呢，表现得更妙，收到了情书，不告不报、躲躲藏藏、遮遮掩掩，真以为交桃花运了！你就不想想，你那种家庭出身，配吗？

” 余云的啜泣以一股陡起的尖啸响遍了全教室，众人都为之愕然。

沈老师将黑板擦当成“惊堂木”，重重地在讲台上击了一下，吼道：“嚎啥？你还唯恐知道的人少吗？”

” 矫楠掠了沈老师一眼。

沈老师平时那张白皙得少血色的脸，此刻变得铁青铁青，大有勃然震怒之色。

他的小腿肚随之打起寒颤来了。

训第一个人就这么凶，训到他的头上，还有他的好果子吃吗？

看样子，情书不是余云交给老师的，要不，老师不会两个人一块儿训斥。

和他俩的所作所为比较，矫楠走得更远。

他给宗玉苏发出信几天之后，得不到她的回音，竟然在她放学必到的公共汽车站上去等她，堵她的去路，盼她有个哪怕是起码的表示。

这举动在沈老师的嘴里，岂不成“流氓”行为了。

矫楠的心愈来愈紧张了，座椅好像升了温，烤得他坐不下去。

“死猫儿”平时常夸郁强，说他是高材生，说他有希望被保送进高中，说他是男生中的佼佼者，这会儿训他，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。

矫楠在他眼里算个啥呢，一个成绩平平，无甚造就，不会有大出息的凡夫俗子，他要训斥起来，什么话儿吐不出口。

况且，沈老师往常就用一双挑剔的眼睛斜乜矫楠，总想在他身上找刺儿，轮到他头上时，还不知沈老师说些啥令人心寒的话呢。

矫楠对“死猫儿”又惧又不服，但又无可奈何。

能像你这样教育学生吗？

连骂带咒，还带上人家的家庭，算个什么水平啊。

这类事儿当众宣布，学生今后怎么做？

复旦数学系毕业的沈老师，教数学比不上初一那位慈祥的安老师，上起政治课、周会课来，倒是振振有词、唾沫飞溅，一套一套的。

今天撞在他手里，算是倒大霉了。

正在矫楠诚惶诚恐，心跳一阵比一阵加速的时候，电铃响了。

下课的铃声响了。

这铃声尖锐刺耳，常给人一种心悸的感觉，尤其是在聚精会神听课的时候，更会使人扫兴。

呵这会儿，悠长的铃声犹如一股清泉顺着山溪淌下，矫楠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。

至少，他不至于像郁强那样，在全班同学面前出丑，让众人耻笑。

即使宗玉苏已在老师面前告发了他，“死猫儿”把他找进办公室去，那也要比郁强和余云这样丢脸好些。

他想，他再没勇气，也要向老师提出，不要让他这件“丑闻”在班上公开。

“死猫儿”宣布郁强和余云放学留下来以后，便示意众人，下课了。

矫楠在弯腰起立的那一瞬间，车转脸去，朝宗玉苏那张白皙的泛着红润光泽的脸，探询地投了一瞥。

他仍抱着侥幸的心理，希望宗玉苏还没把这件事报告沈老师。

哪怕她对他一点没意思，他也不会恨她，只要她不报告就行了。

他胆子真大，在这么一场“暴风骤雨”之后，竟然还敢朝我瞅一眼。

这个其貌不扬的“小流氓”。

这个胆大妄为的“家伙”。

我真想唾他一口，让他当众出丑，让他被同学们嘲弄讥诮。

<<爱的变奏>>

这会不会被人视为太“过火”？

顾忌它干什么，他写那些玩意儿，从没顾忌会给我带来烦恼。

我真恨死他了。

这几天来把我搅得寝食不安。

对，也得让他尝尝侮辱我是个什么滋味，冲上去，拦住他的去路，当众责问他。

可是……我的勇气怎么没啦？

眼睁睁地瞅着他退出课桌椅，眼睁睁地瞅着他走出教室，顺着走廊远去。

这个冤家，可恶的冤家。

他凭啥给我写那么一封信，他有什么资格给我写……写沈老师说的“情书”，天哪，羞死人了。

我从来没给过他这种权利啊，我甚至不曾给过他任何好脸色，哪怕是朝他莞尔一笑，我都没有过。

是什么使得他有那么大胆子呢？

回忆起来，只有一件事，一件事。

那次，是自修课，走进课堂来的，却是副课老师朱正涛，教英语的“洋面包”。

“洋面包”朱正涛仪表堂堂，在三（7）班的同学们面前却无甚威信。

这只是因为他表面上严厉，实际上却有一副慈善心肠；这只是因为他教的是副课，初中考高中，无须考外语；这只是因为他凡事过于琐碎、过于认真，而学生们却太马虎，太不把他放到心里去。

可那一次，他走进自修课堂时的神色，连我都看得出，是被激怒了。

我替那位即将遭殃的同学捏了把汗，目光追随着朱老师，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
不料他朝着我走来了。

不会是来训斥我吧，我吓得心直抖。

这种事儿，在我进入中学，不，在我走进学校至今，还从来没发生过。

小时候，我不知道这是啥原因，现在我清楚了，全班同学也都清楚了，老师们自然更明白，我有一位好爸爸，有一个好妈妈，没人会来惹我。

那朱老师想要训斥我身旁的哪位同学呢？

瞧他啊，镜片后面那对皂白分明的眼睛放射出愤怒的光来，白皙的脸板得铁紧，那条笔挺的鼻梁上，沁出了细小的汗粒。

这个老实的先生，一旦发起怒来，他是真正地怒火中烧，不可遏制。

他在矫楠的座位前站下了，灼灼放光的眼睛盯视了矫楠好一阵儿。

“朱老师，有事儿吗？”

正在演算几何习题的矫楠，陡一抬头，发现老师站在跟前，若无其事地问。

“你给我站起来！”

“朱老师压低了嗓门道。

那沉沉的声气里含有某种威严，矫楠站起来了。

<<爱的变奏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愿叶辛在同行和读者面前，永远保持“谜”一样的状态。

——蒋子龙 有人说，知青是最幸运的一代，因为知青的经历是罕见的，荒谬的，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

而正是偏远山村的乡愁，密密的树林、连绵的雨季和日复一日的繁重农活，给了知青们理想、意志、道德、良知的熏陶，让他们理解了社会，让他们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和别致的底蕴。

那是泥土带给他们的。

——云南知青 知青岁月是一代人的阵痛，当总有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忆那些日子，当总有人在反思人生时掉下热泪。

那么，逝去的年代总还有值得珍惜的东西。

——福建知青 一代人的青春，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、苦涩和艰辛、希望和憧憬，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。

——叶辛

<<爱的变奏>>

编辑推荐

一代人的青春，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、苦涩和艰辛、希望和憧憬，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。

<<爱的变奏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